

人人皆是登山者

蔡华先

我有一位邻居老陈，爱好登山。在他没有退休之前，朋友圈经常看到他发布的登山图片、视频以及感想。退休后他更是乐此不疲，隔个十天半月，就会看到他发布的与驴友一起登山的消息。

遇到他，我有时会问上一句：又到哪里去登山了？答曰昆崙山、三峰山、岨嵎山、鸡冠山等。问之登山苦否？累否？答曰登山苦，也不苦；登山累，也不累。问之登山有乐乎？答曰登山有乐。问之登山乐在何处？答曰登山者自知之。我说：登山之乐，我亦知之。

听了我的话，他嘿嘿一乐：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

我回答：谁说我不登山，我也是经常登山，岂能不知登山之乐？

他一听，来了兴趣。我说，看过你年初爬莱州三峰山时写下的感悟——“新的一年，我们继续追风、赶日、翻山、越己。”圣人说的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就是这个意思，登山不是为了征服山，而是为了征服自己。崎岖的山路、陡峭的岩壁，还有那无处不在的考验，都将你的意志和体力推向极限。但正是在这些挑战中，你才能感受到自身的强大，也才能体会到克服艰难后的喜悦。所以登山苦、登山累，但登顶之后的那种快乐和成就感，让你觉得这些苦和累都值得。当你站在山之巅，俯瞰着脚下广阔的景色，你会感到无比的自由和舒

畅。你战胜了困难，也战胜了自己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。老陈听罢，仿佛找到登山的知己，向我竖起大拇指。

老陈不知道，在我心中，其实还有很多的话并未说出口。

有道是现实中的山好爬，心中的山难越。人生之路，时时会遇到一座座山堵在你面前，阻隔你的前行。大到做一项事情，学习一种新事物，小到完成一项工作，有时无论怎样努力，却总没有进展，仿佛就是在原地打转，前面就是一堵无法超越的山。此时是迎着山而上还是绕山而行？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放弃？有时候，我们会羡慕别人的成功，想想自己，做啥啥没成绩，抱怨着上天的不公。

真的是上天不公吗？很多时候，是我们自己人为地制造了一些看似难以攀登的山，在坚持与放弃的两难选择中，轻易地选择了放弃。

有山挡路不敢去攀登，有河阻隔不敢去穿越，并不是因为山太高、水太深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面对未知，在成功与失败的可能俱在的情况下，更害怕失败。事情还没做，先被也许事实上不存在的困难吓倒了，为自己制造了一座翻不过去的山。

登山的过程，就像人生的旅程；人生的过程，也是登山的过程。人人心中有座山，人人皆是登山者。君以为然否？

桐花梦

慕然

我常常倚靠在窗边，透过那窗棂的木格，凝望着窗外的世界。窗棂的木格宛如一支神奇的画笔，将天地间的一切分割成一格格的画框，每一格都是一幅精美的拼图。最上面那一格，梧桐花落满老屋的瓦檐，犹如一层薄紫轻纱轻轻覆盖，将童年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梦幻的色彩。再往下，一朵朵喇叭型的梧桐花挂满了梧桐树，宛如一团团轻盈的云朵。

梧桐树下，爷爷品着热茶，送走了白云，迎来了夕阳。而在那一格的画面中，裹着小脚的奶奶轻轻抖落晾在窗台上的绣花鞋内的梧桐花，那些花瓣在空中飘落，仿佛是旧年时光的碎片，一点一滴地飘落下来。抖落下来的，不仅仅是花瓣，更是被岁月沉淀下来的回忆。

将这些画面一幅幅拼接起来，便构成了我完整的童年。我盼望着长大，渴望着探索未知的世界。每年，我都会痴痴地望着房屋前那棵高大的梧桐树，它缀满了淡紫色的铃铛，随风摇曳。奶奶告诉我，那是祖辈在云端护佑亲人的法器。读书后，沉甸甸的书包拖长了

岁月，更丰富了情感。我曾为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落泪，那是一种孤独与思念的共鸣。也为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”而振奋，那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。

然而，当奶奶故去后，我离开了故乡，到外地工作，我的心也随着季节漂流颠簸，难以融入当地的节奏。城市的霓虹太亮，亮得照不见星空；街道的梧桐太新，新得闻不到旧香。老宅中的梧桐花多次闯进我的梦境，不知是不是奶奶在云端的思念幻化。

前些日子回故乡，正是梧桐花开的时候，空气中夹杂着若有若无的香气，老宅院中铺满地面的紫色梧桐花，像是时光的请柬。窗棂的木格早已渐渐无人过问，斑驳无比，如同奶奶满是皱纹的脸。我又站到窗棂前，一株拇指甲大小的绿植从窗框中探出，弱弱的，让人不忍触摸。透过那木格看向里面，好像看见奶奶坐在炕头纳鞋底，顶针在布面上泛着银光，她抬头，目光穿过木格，与我相遇。定神追寻，却又消失不见，只留下那一抹湿润的、淡紫色的记忆。

寄语外孙

焦辰龙

乐乐，你正在干什么呢？写作业？看课外书？在iPad上下围棋？还是和爸爸在公园打篮球？

很快你就14周岁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！15年前，当你还在母亲腹中骚动、全力准备着向人世间冲刺的时候，我便放下手中写了大半的小说《迎着灿烂的阳光》，放下手中的鱼竿和麻将，千里迢迢到了上海迎接你。

乐乐，你是2012年的辰龙，我则是1952年的辰龙，咱爷儿俩差了整整一个甲子。这60年以来，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，国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，沧海桑田，此言不虚。

我小的时候，你老姥爷给我起名叫“辰龙”，他老人家又何尝没有望子成龙的期盼。没承想1974年金秋，我因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已小有斩获，竟幸运地被推荐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读书，由小城烟台砖瓦厂的一个烧窑工人一跃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“大学生”。

及至你爸爸、妈妈这一代，高考早已恢复，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，成为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的研究生，毕业后一齐到上海工作，圆了我曾经的“上海梦”。

时代变了，但生活的哲理是永恒的：机遇和胜利永远只属于持之以恒、不辞劳苦的奋斗者！

乐乐，你要向爸爸、妈妈学习，多掌握一些知识，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，最好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哦！

乐乐，自从有了你，我和你姥姥

在上海一待就是13年。看着你像一棵小白杨似地一天天茁壮成长，我们的心里多么高兴，多么骄傲！

去年春节之后，我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烟台。可是，回到家乡的我却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。屋檐下的燕窝还在，可春天来了，却再也看不见燕子归来；朝阳的窗台上，竟然有绿色的藤蔓植物悄悄地爬上来，像贴在玻璃上的窗花。我从卧室走到客厅，又从客厅转到书房，总觉得家里空荡荡的。我在寻找什么呢？乐乐，姥爷是在寻找你的身影、你的笑脸呀！

也许我们在想念你的时候，你也在想念我们，去年暑假，你竟然一人乘火车千里迢迢来烟台看望我们。你真的长大了，居然能一个人来我们家了。

乐乐，你从小喜欢历史，读了那么多历史书籍，这很好！了解历史，会更加热爱今天；了解历史，才会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多么灿烂。除了读古代史，你还要多读一点近现代史，包括党史。这样，我们才会知道如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怎么来的；才会知道，作为一名青少年，光有数理化方面的知识，光能让卫星上天还不行，还要有一颗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的心。

乐乐，今年暑假你还能像去年一样背着旅行包，乘上火车，到烟台来走姥姥家么？烟台夏天的月亮，也像上海的一样呢，圆圆的、亮亮的。

父母心

张凤英

一天，我跟儿子坐一块儿聊天，他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妈，你老跟我说的这些话，我怎么听着前后矛盾啊？”我当时一愣，仔细一想，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

就比如说儿子小时候，个子矮矮的，我就老念叨：“你得多吃点啊！吃得多了才能长得高啊。”可等他结了婚，体重噌噌往上涨，我又说：“儿子，你可别吃太多了啊！得控制控制体重了。”现在想想，这不就是矛盾嘛——一边恨不得他把天下好吃的都尝个遍，一边又怕他管不住嘴，山吃海喝的回头把身体吃坏了咋整？

儿子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寻思杭州那可是时尚之都啊，就嘱咐他：“没事儿多逛逛商场，给自己挑几件像样的应季衣裳。”他在电话那头满口答应着。结果暑假一回来，身上还是穿着件破破烂烂的T恤衫，我一看，心里头那叫一个不是滋味，替他委屈得不行。我还劝过他，让他理个时髦点的发型，在大学里找个两情相悦的女朋友。结果这小子倒好，学起我的腔调来了：“找什么女朋友啊，您不是最反对我早恋吗？”一句话把我噎得，哭笑不得。

儿子小时候特别贪玩，爱拆东西，家里的玩具、小物件，到他手里没几天就拆得七零八落。有一回我气得不行，狠狠训了他一顿。可转过头，我就悄悄把他拆坏的那块手表给修好了。他爸看见了直摇头。

儿子，你从小到大，我就在这些话里头来回折腾。一会儿怕你饿着，一会儿又怕你撑着；一会儿怕你累着，一会儿又怕你不肯吃苦；盼着你听话，又怕你太听话了没了自己的主意；盼着你飞得高，又怕你飞高了，妈够不着你了。你说我自相矛盾，我认。

儿子啊，妈就盼着你明白我的心意。妈一直以来的，那是打心眼儿里爱你的。不管我说过多少自相矛盾的话，心里头装的，始终都是你。

如今你长大了，也当爹了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妈当年的那份心。我看着你对着自己的孩子瞪眼睛、发脾气、又吼又训的，可转过身去，你又摸着孩子的头，心疼得不行。有时候你还陪着他们一块儿打游戏——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让孩子玩游戏吗？可孩子的电子游戏是你给下载的，游戏机也是你给买的。你现在不也跟我当年一个样，满心都是矛盾吗？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